



■ 本报记者 袁 远

除了诗歌之外,已年过五旬的中坤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黄怒波最痴迷的事是攀登各大洲的最高峰。在金融危机肆虐、国内宏观调控最严峻之际,中国的企业家们普遍处于“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状态,黄怒波却放下手下边所有投资项目,全心全意登顶北美第一高峰——麦金利峰。

比登顶更重要的是守护生命

麦金利峰对登山家们的挑战,不仅仅因为它是北美第一高峰,更在于它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率。“邪恶”得就像附在登山家身上的咒语,麦金利峰拥有世界最陡峭的山势、最变化无常的恶劣天气和最薄弱的保护装置。对此,黄怒波早有思想准备,要想登顶,就必须在所有危险关头挺住。他表示,就像自己这些年做企业一样,遇到的危急关头不可谓不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也不可谓不险,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挺住。黄怒波熟悉这种感觉,也相信这种感觉。这次在美国国庆日挑战麦金利峰,这种感觉也是他携带的唯一有把握的“装备”。

尽管一路上差点跌落雪坑,尽管白天和夜晚接近70度的温差几乎让人心梗,黄怒波却只用了职业登山家一半的时间,就成功登顶。而在他登顶的同时,山下传来消息,两名西班牙登山家在攀登麦金利峰的途中意外罹难。

这个自小历经坎坷、身经磨难、面容坚毅的北方大汉,一生几乎从不轻易说苦、说累,唯有登山,黄怒波感叹真是太累、太辛苦了,“说实话,每次登山路上都很后悔,自己怎么又来了!”即使拿做企业的难和登山比,“那简直就不算什么! 登山的时候才知道山下有多好,山下的一切都是天堂!”黄怒波说。

有人说登山是为了磨练意志,这话对真正的登山者来说显得有点太轻巧了。登山,从来都是在与死神殊死搏斗。没亲身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人无法想象,珠峰的峰顶

黄怒波：财富不是我追求的终极价值

几乎就是尸体垒就的;没有体验过麦金利峰凶险的人也无法体会,一个闪失就会成为麦金利峰“殉山者”中的一位。黄怒波每次在登山路上都会遇到不知几时去世的登山者,他们有的就靠在路边的石头旁,由于严寒,他们的面容依然栩栩如生,头发、胡子上都闪烁着“没来得及”擦拭的雪花,有的还圆瞪着双眼,一路望向往上攀登的人们……“这些尸体都不算挡道的,挡道的尸体都会被登山队的人定期清理到山下,其实就是推下去摔得粉身碎骨。”黄怒波平静地解释着。

黄怒波最近一次攀登珠峰,同行的一位伙伴本来都已登顶,因为体力不支,在下山的路上,海拔8700米处,耗尽了生命。黄怒波到达8400米高度时,为了安排一位生命垂危的队友下山,延误了最佳登顶时间。当时,他的双手已经被冻得毫无知觉,本能告诉他,如果继续向顶峰8844米攀登,死亡将随时降临。即使热爱登山,黄怒波也从未打算用生命作为代价。即使一次次挺住了,如果情况危急,他也会意志坚定地选择放弃。“懂得放弃的人才会成熟。”黄怒波这样说登山,这句话也是登山给他最大的人生启示。比起登顶,守护好生命是他更重要的使命。

重建桃花源

久经商场,黄怒波见惯了一不顾一切攫取财富的人。但财富从来都不是黄怒波追求的终极价值。比起赚钱做企业,十来年中,他真正引以为豪的倒是他散尽钱财做成的几件事。

早在1985年,黄怒波曾加入中央讲师团,在安徽黄山地区讲授古汉语。这方山水里藏匿着一处代表徽派文化的故民居村落——宏村。那时,还没有人知道那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明清徽派民居群落。但岁月的侵蚀,外加无人呵护,这个依山傍水、黛瓦粉墙如仙境般的村落,渐渐衰败、沉寂,早已不是彼时为他带来平静、安宁的“桃花源”了。心痛之余,黄怒波决定为这里注入大笔资金。

与别的房产开发商不同,黄怒波最主要的资金不是用在建造五星级酒店和别墅上,而是煞费苦心地向专家做这里的保护规划,让古村落恢复原来的面貌,让当地村民享受到改造带来的经济利益。同时,他还正式向联合国申请宏村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看着古老宏村在自己手中剥离灰尘、展露芳华,黄怒波心里溢满了陶醉和幸福。那种快乐是财富和功名无法取代的,或许对于他,这就是生命的终极价值——为社会留住了一方宝贵的文化遗迹。他发自内心地感慨:人一辈子哪怕只做一件这样的事,也知足了。

幸福的标准

对于幸福的标准,黄怒波和他插队时一起劳作的农民一样,就是“知足”。1976年,他和当地农民在田里辛辛苦苦种了一年麦子,但还没来及收割,天降大雨,一夜间,一年的起早贪黑就活生生地被浸在了水里,他和一村农民光脚站在泥地里,守着烂麦子,放声嚎哭。那时候,一年的好收成就是幸福。

黄怒波在那个偏僻村落中当古汉语老师时,教会了孩子们知识,孩子们把他当成了最亲近的人。他也像个

孩子一样,和他们在雪地里疯跑着踢球;他带着孩子们在泥巴垒成的教室里朗声诵读;在他十平方米的宿舍里,到处插着孩子们采来的野花,每天晚上,他都是在扑鼻的花香里入梦……

这样的幸福感,黄怒波觉得至今也没有被超越。尽管后来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裕,他也拥有了私人游轮和美国豪宅,然而,对他来说,那只是些和他财富匹配的寻常物件,不是上天额外赐给他的幸福。这些一点也不如登

山归来,让骡子一路颠簸拉着自己下山,回到村里吃一大碗热腾腾的酸汤面来得痛快。

在采访中,黄怒波和记者一再提到善待财富的概念,很多发迹后的企业家之所以被财富拖入了灾难和痛苦,都是因为没有善待财富,不懂得对自己的获得知足、感恩。有了财富之后,还要回馈社会,要懂得用文化与精神来平衡对财富的追求,这样,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就都不至于陷入痛苦和迷茫中。

从黄怒波冰岛置地看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 慢 丹

虽然黄怒波早已是一名赫赫有名的地产大鳄,但是,一向低调的处事风格,让他在当时并没有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真正让他站在舆论风头浪尖上的事情,是他在去年8月计划斥资2亿美元赴冰岛买地并开发旅游地产。

不过,由于担心黄怒波和中坤集团有其他企图,冰岛内政部决定不批准中坤冰岛购地的特别申请。买地之路被堵死后,中坤集团开始和冰岛方面探讨其他合作方式。最终,在今年5月,情况出现了转机,冰岛政府同意该项目由买转租。这让中坤集团在和冰岛方面签约后,可以以600多万美元租下冰岛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租期为99年。

为什么一定要去冰岛开发旅游地产?一时让国人大惑不解。是黄怒波为了自己抑或是企业的声名而大出风头吗?还是他的诗人情怀大发,要寄情于冰岛这个国人鲜有踏足的地方呢?黄怒波曾对媒体如此表白过自己坚持投资冰岛的心迹,他说:“为了给中国企业争口气,不能放弃。即使投资冰岛不成功,也不会放弃‘走出去’。”

尽管他不理解冰岛方面为何对中国企业仍抱有戒心,但这也无法改变黄怒波要代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信念。让黄怒波对海外投资一直脚步坚定的原因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发展最快、最不可忽视的力量。向海外展现中国的软实力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责任,也是中国企业很难回避的重任。改变外国人对中国先入为主的陈旧观念,需要一众中国企业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

了解黄怒波的人能够理解他此番行动的动机。早在数年前,为了振兴中国诗歌创作,他就曾投入巨资扶持。作为一名诗人,他知道诗歌对一个民族的深远意义;作为一名富有的商人,他也有能力为诗歌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尽管比起投资冰岛,黄怒波“投资”诗歌的举动鲜有媒体报道,然

而,两次投资背后有着异曲同工的意义,那就是履行一名企业的社会责任。

1997年,黄怒波斥资400万元开发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安徽黄山宏村景区,景区的保护和重新修缮就花了好几年时间。“中国拥有广阔的自然资源,因此,旅游地产可以承载很多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且,不动产销售、实景演出等都可以让开发商获得巨大的回报。但要想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要将保护作为开发的前提。毕竟,企业毁灭性开发10年,往往需要100年的时间去补救。究竟采取何种模式开发旅游地产,取决于地产商的素质。”黄怒波曾经如是说。无独有偶,中坤集团在北京的门头沟开发古村落时,为了把一块砖做旧,甚至会用上半年的时间。的确,不动产销售和大型实景演出能让旅游地产开发商在短期内获得巨额回报,但弄得不好,可能会给当地的自然、人文环境造成毁灭性伤害。这是黄怒波最不愿意看到的。

黄怒波的经商方式让我们开始思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而谈起这个沉重的话题,更多的是让人联想起很多企业家不顾自己的社会责任,甚至不惜损害社会、国家利益,谋求个人财富。有学者认为,中国富豪和社会的关系之所以偏离了正常的形态,与他们的发家途径有关。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多年中,出现了许多掌握大量财富的富商和企业家,这其中有不少人是一夜暴富,因此他们很难在社会中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也难以了解自己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

在西方,由于经历过漫长的创业和发家过程,企业家在种种磨砺与挫折中形成了一些可贵的品格。尤其是经历过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经历过萧条与繁荣,他们明白财富来自于社会,所以必须对社会做出回报。但是中国企业家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他们认为钱都是自己赚来的,便更加缺少对社会的认同感,缺少社会责任。对比起来,可以明显看到,尽管不差钱,但中国企业家的心灵财富还需更长时间的积累。

杨丽萍告别舞台：“孔雀”上演资本大戏

■ 赵明月

作为一名怀揣艺术梦想的舞者,杨丽萍正在实现从舞蹈演员到民营文化企业家的转变,她用商业的力量延续着舞蹈的生命。

就在很多人质疑已过天命之年的杨丽萍还能够舞多久的时候,她主动离开了这个舞台。

近日,国家大剧院,舞剧《孔雀》作为舞蹈家杨丽萍的收官之作在北京首次公演。这部汇集了她毕生光亮年华的舞台剧,将成为杨丽萍40年舞蹈生涯的句号,在完成全国巡演后,她将退出舞台。

“有很多地方可以跳舞,镁光灯下这个舞台空间太小,我准备放弃。”杨丽萍表示。

而就在《孔雀》首演之时,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宣布(下称“深创投”)向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杨丽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3000万元,杨丽萍的“第二舞台”浮出水面。深创投作为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成为了杨丽萍的新舞伴。

这只曾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孔雀”,如何成为市场大潮中披荆斩棘的首领,“女神”杨丽萍的新角色让人充满期待。

想跳孔雀舞,先要买下孔雀服

杨丽萍的艺术与商业相结合,从2000年她离开中央民族歌舞团后就已经开始了。没有了国家津贴,她必须自己养活自己。

2002年,杨丽萍开始创作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像》。投资方原本想要一台取悦游客的晚会,而杨丽萍却从田间地头招来一批农民上台表演,自感看不到利润的投资方突然临时撤资。

杨丽萍并未因为投资人的离开而放弃,她带着亲自挑选的演员,一直坚持编排了两年。那两年,大概是杨丽萍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卖掉了大理的房子,甚至要依靠接拍广告和各处走穴才能凑够全团的经费。

此番坎坷,让杨丽萍清楚了一个游戏规则,“比如跳

舞,你必须吃饱了才能跳。”杨丽萍说。

守得云开见月明,2003年8月,《云南映像》在昆明会堂首次公演,此后,历经曲折的《云南映像》赴全国各大城市及海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巡演。作为昆明会堂每晚的固定演出节目,《云南映像》自公演至今的9年来始终保持着超高的上座率。

在不断的磕碰之中,杨丽萍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属于她的商业模式:让每个作品都有自己的商业化运作,并实行驻场演出和巡演“两条腿走路”。《云南映像》商演一年后,成立了云南映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杨丽萍任董事长。经过一系列资产重组,公司改名为杨丽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杨丽萍非常清楚,如果想买一件孔雀服,必须先挣到买服装的钱,才可以去搞艺术。

做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王焱武是杨丽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

2006年,王焱武到云南旅游,看了《云南映像》的演出并跟杨丽萍见面后,决定义务帮她处理一些公司日常事务,彼时,他正在瑞士银行任特高资产管理部执行董事。



萍接触之后,立刻决定投资。

深创投数据显示,此次公司对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投资的3000万元中,1000万元由深创投与昆明当地创投引导基金合作的云南红土创投出资,1500万元由深创投集团总部出资,另外深创投的一位合伙人也跟投了500万元。

据许翔介绍,深创投以3000万元出资获得了杨丽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30%的股权,公司另外70%的股权则主要由杨丽萍本人持有,同时也为未来激励骨干团队预留了部分股份。

“民营演艺团体想要活下去,只有寻找融资,自己养活自己。”谈及此次私募融资的动机,王焱武表示,“而从事商业演出,票价又不能涨得太高,在这种情况下,向资本市场寻求外部融资是民营演艺公司的自救方式,也是一种新尝试。”

资本的几番推动,上市也是不可避免的话题。尽管公司提出了3年至5年内登陆A股市场的规划,但对于上市,杨丽萍并不坚持:“本来我是觉得麻烦,所以不想上市,但是经过他们的解释,我了解到这是一种生物链方式。即使做失败了也没关系,该灭就灭,该生就生。”

有了资本的助力,杨丽萍将按照自己的意愿赞助一些国内的舞蹈大赛。“这样做,不仅能给新星提供演出平台,也会给公司注入新的优秀演员和艺术创意。”杨丽萍表示。

据了解,舞剧《孔雀》巡演结束后将在上海和西双版纳呈现两个版本的定点演出,拉萨也在向杨丽萍发出邀请。未来,他们还有到东南亚演出的计划。除演出计划,公司的商业代言和衍生品也正在规划之中。《孔雀》巡演结束后,纪念红酒就会面向市场发行。

以商业运作的方式将一位艺术家的创造力和艺术价值长久地留存、传承,是杨丽萍和她的公司正在进行的探索,在很多大佬眼中,杨丽萍团队将会成为中国文化产业新的标杆。